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譏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鈎鈴星別爲豫州。其地八方所轥。爲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毫。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瀝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澗。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閩域中夏。唐末朱朴爲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悍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禁帶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瓶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軸艦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鼈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闢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

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澧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瀍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汎池山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瀍旣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瀦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堯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闢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闢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闢矣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舟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經曰灌輿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名洛口。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宋元豐  
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凡以取水于洛  
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溢。元祐間。乃于河口分引  
渾水。遂自滻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  
矣。今則汴盡爲河。無復清流也。

榮波旣豬

沇水入河而溢爲榮。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  
緒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  
而後溢爲榮。故蒙洛入河。又見榮能受濟之溢

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旆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爲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滻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堤防之力少蓋自滻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

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澤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導菏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孟豬在菏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堯豫接壤。滎與菏澤。

皆以志濟也。滎波在豫西北。澮孟在豫東北。澮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后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竭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煮取汁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竭澤故水處。

即墳壘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枲綿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自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漢制賈人不得衣紵。蜀季札贈子產以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紵。詩曰。東門之地。可以沤紵。縗綿也。漬蘭臯之精者爲綿。麤者爲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緘管。緺繡玉藻曰。纊而繭縕爲祀。磬有以玉爲之。

者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爲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常貢豫州職貢略與兗相似者。蓋二州皆近冀。冀爲甸服專供粟米。兗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

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闢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溟海澠乎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决弱水于北溟。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益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脰黝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強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周禮以其地爲益州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止言金牛一道耳餘皆禹迹所暨矣。大抵蜀地與秦隴接境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據張華曰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邛笮。

北阻襄斜。西即礮礶。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又以漢中爲門戶。车乎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雒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川南缺焉。若嘉定則川南也。四川之形勢北有  
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  
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  
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  
是誠限外隱穿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  
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  
是肘掖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陂  
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  
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旣蓺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賜。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雹。爲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竦山。北江出於崌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旣可種蓺。知二水之順流矣。世

傳杜宇命其相鰲靈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之力耳。水能知地理謂岷山爲天彭門及至湔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乃壅江作堋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沱潛旣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蓋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謂之漾。或謂之汚。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旣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于重慶。合礪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歲費鉅萬元時用石砌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復鎔鐵爲龜至國朝更爲鐵牛鐵柱水患乃殺然治之之法無愈李水所題深淘灘淺作堰兩言而已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

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  
代爲患。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  
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岷、北  
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  
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  
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峽言之  
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峽，以  
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蓺也嚴道以西有  
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  
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瀆曰桓自桓水以  
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  
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  
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

厥土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  
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旣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旣上皮而又間出上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  
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  
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  
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  
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  
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并降皆較六等。荊州升  
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  
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  
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或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故無事則錯出第七。有事則錯出第九。此未必然也。禹迹方隆。聲教四訖。豈有夷狄之憂耶。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玉者。溫潤而潔。仁也。鎮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聲謳然樂也。瑕

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  
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鐵先見于  
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  
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于鐵。臨邛有古石山出  
石礦。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  
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  
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蓋上古之時。  
未有鐵器。磨蜃以耕。春秋演圖曰。八政不中則

鐵飛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商服賈。垂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怨疾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羸。君得其三。民得其十。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爲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強。益州鹽町山出銀、捷爲郡。朱提山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他銀一流但直千。捷爲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銀但不及金玉。飾可以爲地仙。鏤者可以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鋼鐵多鍛鐵爲之。僞鋼也。真鋼雖百煉不耗減。金剛不淘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笮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利。定笮亦近臺登矣。熊獸似豕。山居冬蟻。殆春而出。赤熊見則奸人自遠。熊居大樹孔中。以

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  
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壽五百歲則  
能化熊如熊多力能拔樹。赤熊見奸宄息佞人  
離則出。嶧冢之山其獸多罷。詩曰維熊維罷男  
子之祥。熊罷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  
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  
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  
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子尾者後當  
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莫黑非鳥。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麗麗。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貉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寶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權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汎焉汎之北有渭。  
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  
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衡嶺。從褒斜届武功  
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  
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  
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違其常也。  
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窮。豈樂  
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  
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汎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汎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陽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漢改雍州爲涼州，以

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鄆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殼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羌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輶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三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湧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

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唐人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即今之鳳翔與邠涇縣三州也。本朝亦置苑馬于此。而牧馬不及唐之十二。

弱水旣西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汎溢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唯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沒于雍乃治水之法也于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唯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河圖曰禹旣治水大功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旣畢乃乘蹕

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類誕妄也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

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汭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又水之隈曲曰汭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汭而洛汭鴻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則渭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內如漆沮之從澧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周職方所謂涇汭則易氏固解之非禹貢之汭  
別是一水也。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澗滻  
澇溝澧鎬爲關中入水。而溉田之利得之涇水  
爲多。鄭國鑿涇中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注填閼之水溉屬  
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兒寬請穿六  
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白公復奏穿渠  
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渠三百里。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市爲雲。決渠爲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唐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  
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  
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磽磽。用水洩  
渠水。隨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於是盡  
毀水上磽磽。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  
忠余子俊阮勤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  
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

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澗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然欲變舄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堋法即高陵櫟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既從

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于午嶺。雍地四漆  
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  
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  
皆非也。導渭東會于灔。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  
灔涇之下。則灔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  
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縣之詩  
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  
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

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旣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澧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也。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麇星。荆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郿鄆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

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谷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羨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

則爲雍。星野亦于此分焉。是地之脊也。世傳武功太白去天二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鳥鼠詳導山。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幽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涼州自魏太武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地  
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  
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  
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  
之都野矣。

三危旣宅三苗不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  
之已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  
百里。在烏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瓜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瓜。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反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既不叙。

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峽山箐之中。有曰狹。曰伶。曰獠。曰猺。曰獮。曰蠻。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猺。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國初於河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

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叙之意也。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灊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  
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  
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  
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  
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鄖鎬  
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鄖杜  
竹林南山檀柘之饒。又他州所鮮。

獻貢惟珠琳琅玕

珠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珠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瑤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鯀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泰山其上多丹木，丹水出焉。

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峩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琅玉。琅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於闐疎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

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粟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臙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筭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礪磧。一笑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笑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笑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笑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笑也。江陽之珠。一笑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笑也。禹氏邊山之王。一笑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綰服而以爲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耐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橘。

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擾矣。然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爲土貢之物，償田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爲獨多。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不可不爲之節限也。考古之用玉，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供玉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  
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  
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  
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  
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  
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  
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瓀致。君子比德於

玉、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色也。瓊赤玉也。瑩、璗、瑜、美玉也。撫玉采玉也。玲瓈瑩瑩、玉聲也。璇玉佩玉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則化爲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爲出龍門口。夫導河始於積石。即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舍嘉倉。陸運至陝。纏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爲棧以輓。

漕舟輓夫多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請廢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瀨苑橋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  
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  
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  
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  
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國  
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  
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而古  
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  
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儕運。庶幾軍餉

可足。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  
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  
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益許進亦言黃  
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  
若計沿河郡邑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  
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  
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  
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  
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舜教暨於湖南冀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彊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碛。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蹟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黃河。

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柰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  
羣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崑崙之  
丘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  
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  
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濱于賜支  
至平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羌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貽犬。貽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圍。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首痛。風災鬼難。繩行沙度之阨。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

諸城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旗斂。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强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  
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  
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  
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  
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  
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遷婆川。  
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  
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  
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自昔王者遁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羌虜交証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

外倚爲捍蔽。乃頃歲彊事幾。同塵飯流。冠颺發。  
所在束手。而西戎欵關天末。祇爲賈胡生端漁。  
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  
荷鍤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  
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縻餉。空拳當虜。欲以  
坐制羌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